

# 对儒学经典的现代解读——读王晓阳先生的《论语读记》

□ 冯源(绵阳)

王晓阳先生的《论语读记》在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长达45万字的长篇巨制,可谓凝聚了作者的勤劳与耕耘、心灵与智慧、能力与才华。它是作者对于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的一次系统性、全方位、多视角的阅读,是作者的一种大胆尝试和富于成功性的释解,又莫不是作者与孔圣人及其弟子们展开的一场隔着长时空的思想对话。

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论道自由和言说方式的大汇聚,它关涉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人生修养和为人处世等十分丰富而博大的内容,是儒家的经典著述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和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应当如何阅读这部书,又应当如何释解这本著述,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细细探究的。王晓阳先生的做法是:认真阅读,辨识原典,悉心领会,深入参悟,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和客观公允,然后再施与客观和主观的评价。这正如王晓阳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孔子是人不是神,《论语》不是每一句都是真理,不是句句正确,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把孔子思想看得一文不值,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肯定是浅薄无知;把孔子思想看做是所有时代、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包医百病,也是荒唐可笑的。对于《论语》及孔子思想包括中华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学习,……然后联系现实,联系自身,古为今用,让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与个人契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现实接轨,使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这是作者对《论语》进行解读的正确表达,是作者才情、才气、才华的大释放和大幅展示。

王晓阳先生对《论语》的兴趣和爱好,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西师读大学期间,他就对《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更是对《论语》爱不释手,“除了时常翻阅之外,隔上几年就要重温一次,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而且,他还具有批注和写札记的习惯,在一边阅读一边做札记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形成了若干心得体会,便有了把它

们整理成书的想法。与此同时,他看到坊间许多注释解读《论语》的书,都显得太过随意和主观,“甚至臆说乱解,联想发挥,把作者自己的想法强加于《论语》之上,把一部忧国忧民忧人类的伟大思想著作或弄成心灵鸡汤,或弄成管理秘籍,或弄成谋略法则,或捧成处世宝典”。在他看来,“这类的解读可以说离题太远,曲解太深”,于是便有了写一本正解《论语》的冲动。他为此参阅了大量有关《论语》注释注解的书籍,包括朱熹的《论语集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孙钦善的《论语新注》、杜道生的《论语新注新译》、李零的《丧家狗——我读》等。历时五个春秋,他便有了这部皇皇大著的正式出版。

笔者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对儒学经典的现代解读》,可以说是经过充分斟酌和细细考量的。其主要原因是王晓阳先生在这本著述里散发出了浓郁而强烈的现代观念,即浸透或贯穿着深刻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和现代理智、现代认知。在这种现代观念的带动下,作者认真而深性地地解《论语》中所蕴含的政治主张、哲学意识、伦理道德观念、教育理论、人生修养思想及其为人处世哲学,把《论语》视为是一种现代人的思想的重要参照,将之看做是对于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引领,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为古为今用的主题意蕴或精神指向。当然,王晓阳先生也深知,对《论语》原文的尊重,是他进行这种现代性解读的前提。对此,我们不妨以王晓阳先生在《1·1》《2·4》《15·39》等章节中的读记为例,来加以论证。

《1·1》的原文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者在对之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译文之后,再在读记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这段话语的理解和看法。在作者看来,要彻彻底底地理解这段话语的深刻内涵,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连用了“说”“乐”“君子”这样三个词语,讲述了三件值得快乐的事情。究竟是

哪三件快乐的事情?作者又暂且不表,而是将笔锋一转,述说起孔子少年贫困、中年奋斗、老年奔波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认为单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的一生并不快乐。既然生活不快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或她就势必要去寻找和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快乐。于是乎,孔子在“学”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快乐。在孔子的体验和认知里,学习知识并经常复习和验证这样的知识,不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学问做大了,名气如日中天,志同道合的人会慕名而来,相互之间切磋学问,同样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情;一个人的学问做得再大,也有人不了解和不认可,即便是这样,也不用气馁和恼怒,这才正是一个君子应当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孔子所说的这三种快乐,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快乐,那就是“学”的快乐;同时也指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的快乐,并非只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接着,作者又论述了孔子所说的三个重要学习阶段,即“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和“五十而知天命”这三个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又互为因果的。作者的这一番解读,毋庸置疑是对原文的尊重。

《2·4》的原文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者同样是在简单的注释和译文后,在其读记里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这样的论述里,作者认为孔子的整个为学过程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十五岁到三十岁,在这个阶段里,先是对学习发奋立志,明确基本的学习知识的方法,然后是人格逐渐走向成熟,以及充分掌握各种各样的礼仪;第二个阶段为四十岁,在掌握了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对外界一切事物渐渐明白了它们的外在、内在及其运行的原理之后,就没有多少生命或人生的疑问了;五十岁为第三个阶段,孔子既看到了自己一生的来路和归途,明白了事物自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懂得了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可能性和

有限性,甚至可以同上苍与地神、自然法则与规律进行有益的对话;六十岁为第四个阶段,孔子认为,外在的各种说法或意见,无论它们与自己相同或相异,也不管它们是对自己赞成或反对,都能够加以正确地对待,明白它们的是非曲直,所以听起来感到耳顺;最后一阶段为七十岁,这是进入最高境界即“圣人”境界的重要阶段,在孔子看来,他不用刻意地去检点、管束自己的欲望,但其一言一行都不会违背礼制规矩,因为圣人的内心自由与外界的一切法度已是自然融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合一。作者指出,一般人的为学只能停留在“志学”“立”和“不惑”的阶段,而孔子的为学却能抵达“知天命”的最高境界。显而易见,这是作者对原文表现出来的内涵的注重,又莫不是对这段话语进行的现代性解读。

在《15·39》的原文里,虽然只有“有教无类”这四个字,但作者的读记或论述却是由表及里和由浅入深的。作者首先列举了李泽厚、杨伯峻、钱穆这三位先生对于这四个字的不同说明和注解,然后列举出子安宣邦在《孔子的学问》里对这四个字的深入理解和阐释,最后再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认为子安宣邦的理解和阐释更进一步,也更具有深度意义。在作者看来,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单单提出了教育要平等,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教育或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这毋庸置疑地是作者对这四个字的现代性解读。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笔者虽然只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作者关于学习知识、教育理念及人生经历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但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论语》的解读和阐释,无疑是充满现代性意味的。这是因为,作者首先立足于现代性的宽广视野,以回溯的方式方法来解读《论语》这部儒学经典;其次是作者在解读和论述《论语》的过程中,充满着一个现代文化人的思想认知和理性判断,再次是作者对《论语》的这种解读和阐释,富有一个现代思想者的智慧、才气、心性和灵魂。因而王晓阳先生的这本《论语读记》是一部充满现代思想意味的文本。

## 刘道平诗二首

### 安岳柠檬

非枳非橙个性牛,殷勤结子在荒丘。  
腹中有货谁欺软,输你牙巴硬到头。

### 忆豪饮

酒炉豪饮壮年时,岂为消愁而纵姿?  
莫道无人观醉态,与生唯不趣富池。

## 观九寨沟长海(外一首)

### □ 郭定乾(成都)

白云飞处且淹留,领略湖山一片秋。  
千顷鳞波埃秽绝,四山风物画屏幽。  
不因鸟过余痕迹,恐扰龙眠罢唱讴。  
雪岭冰峰遙入望,何年更作采真游。

### 忆银厂沟旧游

二十年来忆旧深,曾携吟侣入山林。  
苍岩雪瀑鸣空谷,碧水澄潭洗幻心。  
阻日危峰云不渡,临溪旧栈暑难侵。  
一从震后仙源失,画料诗材何处寻!

## 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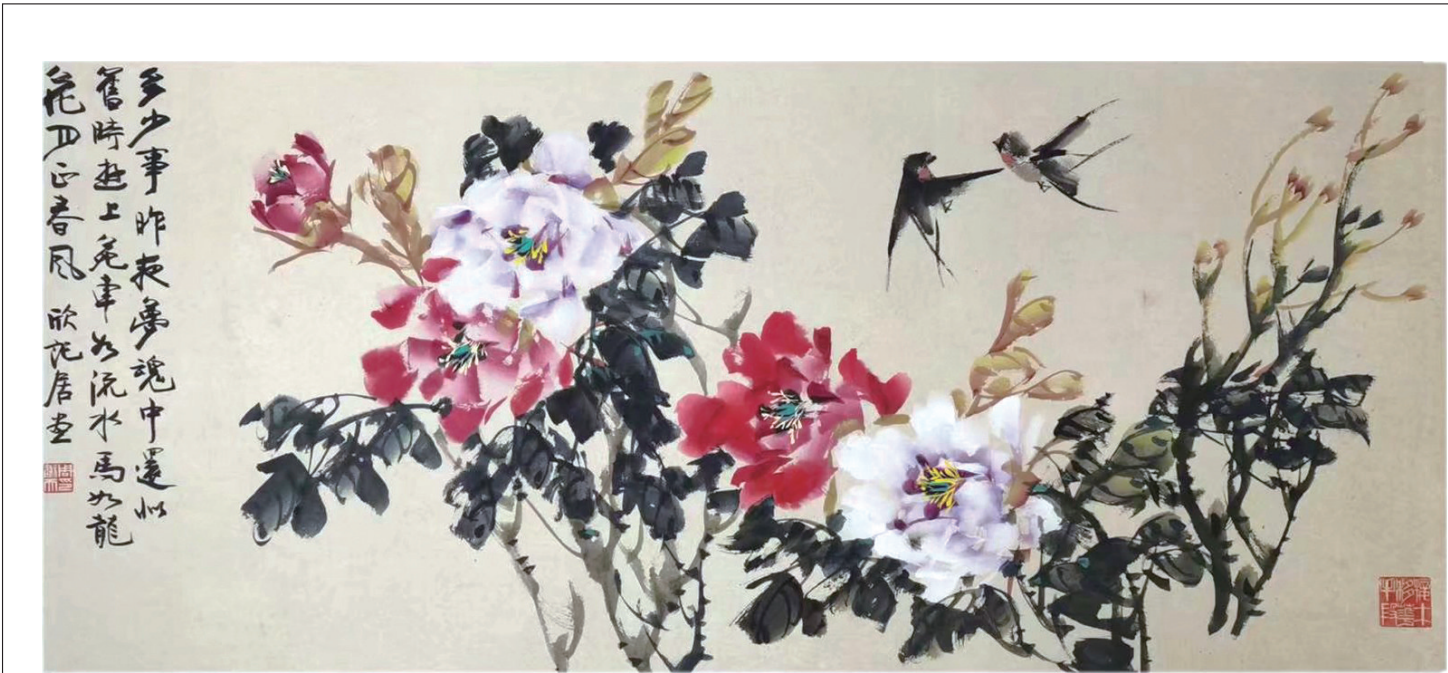
### □ 高秀群(成都)

太阳直射始回归,日转乾坤夜正肥。  
数九寒天冰雪冷,生三广宇朔风威。  
谁家过节煨羊肉,大众宰猪备泰醅。  
冻死苍蝇藏瑞彩,皮裘紧裹待春晖。  
注:生三,指天地。

## 赞美诗

### □ 蒲葦(巴中)

我赞美过锦绣如画的山川湖泊  
赞美过春华秋实,天长地久  
赞美过诚实的劳动,辛勤的收获  
也赞美过身残志坚,苦尽甘来的爰帖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身披冬日暖阳  
聆听河水的低吟浅唱和寒风呼啸  
树林里的麻雀扇动淡绿的光晕  
叽叽喳喳的叫声,证明它们活得喜悦  
躺在脚下延伸,我们牵着光阴的手  
漫步岁月的长堤,寻常的日子  
平添了一些调味品和小惬意  
生活不再是一团乱麻,泥沙俱下  
珍惜当前,给过往写一段回忆录  
温柔以待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新年的邮车正在配送欢乐运输祝福  
每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  
对未来的热爱,对和平的赞颂



周啸天一画

# 小寒大寒

□ 邹清平(达州)

喜笑颜开。

在大山深处,放寒假时最冷。我们几个小学同学一大早背上背夹儿,拿上弯刀,披上棕搭搭,互相喊着走进大山深处森林中砍柴,冰天雪地,冰霜遍地,树干上、树枝上、树叶上,要么结有冰柱子,要么裹上厚厚的雪,就像木桶形状的冰糕、冰棍、冰棍,横七竖八、井然有序地架在空中。高年级的龙大横同学告诉我们这叫玉树琼枝,还朗诵了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我们跟着吼,玉树琼枝哦,大雪压树枝哦。在树林中,用弯刀一砍树枝,积雪和冰凌齐刷刷地落在我们头上、颈项里、耳朵上,但都因为我们劳动热和了,冰寒的雪和冰块打在身上,或落在颈项里,只是寒冷地一惊,冰冷的感觉立即被热量压倒和融入,我们都只是哈哈大笑,十分惬意,而且还比赛看谁个不怕严寒。有时候同学之间也会做恶作剧,把一大块冰或者一捧雪,趁谁不注意时放在别人的后颈窝,用体温融化,这时大家哈哈大笑还问冷不冷,没有谁说冷,从来没有谁生过气,也从来没有谁说做这些游戏时有人因背心里有冰块或者有雪感冒了的事。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前几天,寒风凛冽,天寒地冻,为了准备年货,母亲叫我翻山越岭去用豌豆调换粉条,我认为这是母亲信任我,相信我不畏寒冷。由于山高路陡,要走很远的羊肠小道,因此需要早晨天刚亮就背着背篋出发。外面的温度特别低,零下五度左右,屋

的四周不是结有冰,就是白头霜,或者打有桐油凌(这是最寒冷的标志)。我刚一出门不适应,打了个寒战,立即镇静一会儿就出发了。寒风打在我的脸上,真如刀割锥刺一样,我想到父母亲的信任,想到过年要吃粉条,我没有退却,踏霜履冰,大步流星地迎着寒风前进。约十五分钟后,全身渐渐暖和,越走越热,后来竟然敞开衣服行进了。呼出的热气变成白气,在寒风中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了靓丽的风景。边走边吐出热气,成了我不惧严寒不断前行的目标。到了打粉家,我受到了“这娃儿不怕冷,不怕困难”的夸奖。回到家全家也称赞我“不怕冷不怕苦”。心里无比高兴,恰似“高天滚滚寒溪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经历了家乡的寒冷,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就没有“畏惧寒冷”一说。二〇〇五年九月,市政府机关西迁后,一年四季,打霜下雪,我从不懈怠地行走在仙鹤路、滨河路,在小寒大寒的日子里,在美丽的州河边行进时,也遇到了寒冷的河风和刺骨的寒风,路的两边铺满了白头霜。因为小时候在大山里感受过比这更严寒的日子,所以这点寒冷不值一提。数九寒天的季节没有阻挡我早早出发、步行上班的习惯,快步行走一会儿,便浑身热气腾腾精神抖擞,在温暖中愉快地走进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天寒地冻的日子,像大巴山深处威严的父亲和慈祥的母亲,鼓励鞭策滋养我,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 父亲的周会

□ 潘鸣(德阳)

对父亲,我的叛逆期来得有些晚,大约是十八岁以后。此前,是莫名的冷漠。

父母多年在一所古庙改建的乡村中学任教,困难岁月里,凭藉微薄的薪水养育我们四兄妹,日子熬得大不易。父亲在与子女情感交融方面显得缺乏情商,远不如母亲那般温润亲和。下班回家,他总是慵坐在变形的旧藤椅上,独自守着蜂窝煤炉,煨一壶水,冲泡一大瓷盅碎末花茶,边吸饮边叭着自卷叶烟,在缭绕的雾气里望着窗外一角天空发呆。与我们相处,他从没有亲昵之举,板着脸不苟言笑,过早的满头银白和嘴角两括深深的法令纹更是放大了他的刻板。中学时代,他是我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这处境让我非常难堪,我害怕与他交流,不知道该称他老师还是父亲,只有尽量缄口沉默。课堂上,我努力将眼神避开,下课后,与他绕着道走。

长时间的冷漠终于酿成针尖对麦芒的叛逆。高中毕业,我背上行囊,奔赴农村成为一名“知识青年”。知青点距家并不算远,我却很少回去,青春浮华的我开始嫌弃父亲的迂腐,看不惯他的某些生活习气,排斥与他作坦荡的心灵沟通。那年冬季征兵,我满怀希冀穿上绿军装万里赴戎机,不料却最终因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在定兵终审时被刷下。我为此痛苦得彻夜无眠,泪水湿透枕席。父亲闻讯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赶来劝慰。可他的话语我听起来全是空洞说教,从心里一句句全部顶转去。我不想再听他唠叨,使劲抹干眼泪,故作无所谓之态:算个啥啊,招兵名额有限,谁上谁下都正常,你没事回去吧,我要下田干农活了。父亲无奈摇头叹气,笨拙地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迷雾中的村耕道上……

下乡满两年要返城就业,父亲去找当教育局长的老同学说情,想安排我做教师,我却直白回绝:一辈子呆在农村也不愿当教书匠!到了谈恋爱年纪,初交女友颇不顺,偶尔遇上动心的,带回家却遭遇父亲冷待,说人家打眼就不像会过日子的主。而他让亲戚给我介绍的女孩,穿着横襟布鞋一副老实巴交模样,我一见心就透凉,坚决拒绝。父亲责骂我“浑眼珠”,发誓以后再不管我婚恋之事。我硬生生顶撞:谢天谢地!

四兄妹相继参加工作离开老家后,日渐衰老的父亲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对子女格外牵挂依恋起来。那时没有手机,联系很不方便,到了周末,父亲就早早守在校门口,盼着几个孩子回家。有时候这个回来那个没踪影,他心有不甘,还要在校门口留守许久,似乎要把那条通往远方的乡村公路望穿。

孩子们周末不约而同回归的日子,是父亲心花怒放的时光。他随指气使安排母亲去厨房备办我们最喜欢吃的回锅肉烧肥肠一类家常饭菜,饭前先招呼我们围坐在大圆桌旁。自己稳坐上席,捧着内壁上起了黑垢的大茶盅,呷着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开个周会,各人谈谈近段时间的工作收获。然后指着我:你是老大,带个头。起初,我对此事又是心生反感,觉得父亲真是乖谬,一家人过周末还弄得这样正襟危坐。于是草草应付两句,寻个借口离座躲进里屋翻阅书。父亲没发声,脸却黑得要拧出水。

有一回,这一幕被母亲瞥见,她跟进里屋,细声对我说,你该懂事了,不能这样对你爸。他生性内向,不善表白,其实心头在乎你们得很。自从你在县委宣传部当了新闻干事,他天天去等邮递员为学校送报纸,拿过手先翻看。一见到你的文章就欢天喜地,舞着报纸四处向熟人炫耀:我大儿子的文章又发表了!有一阵你加班许久未回来,他忍不住借学校座机电话打到单位找你,其实就想聊几句,听你的声音。可你完了还告诉他以后没要事不要占用工作电话,你不晓得他为此郁闷了好久。为了这个家,他吃苦耐劳大半辈子,他是真心唯愿你们都好好的……母亲一番话,猛一下戳到我的软肋,内疚之情像温泉一样从心底汩汩泛出。那个晚上,我因忏悔而辗转反侧。此后,父亲召集周会,我恭顺地带头向他禀告工作生活的细枝末节,满足他的挖根挖底。傍他而坐,我主动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

父亲最后一次召集周会,是在县医院他的病床前。那个周末,老人已是胃癌弥留之际,却硬撑着依床坐起,听四兄妹喋喋汇报。他最牵挂的二娃刚刚从远方漂泊归来,破例率先发言,告慰老爸:几年江湖闯荡,一切安好。其实二弟在外谋生举步维艰,颇吃了些苦,但此时怎忍心倾诉?接下个个个都报喜讯:我有文章获了省级大奖,妹妹新晋了职称涨了工资,年轻的小弟刚拿到任命书,荣升厂党办副主任。父亲枯瘦蜡黄的脸庞闪现出久违的笑容:太好了,太好了……

是夜,父亲溘然长逝。

## 通锦桥



齐鸿摄